



铁人干部学院见闻

——参加甘肃总队纪检干部业务培训班有感

■ 芦艳丽

从榆中到玉门,我奔赴千里,参加甘肃总队举办的纪检干部业务培训班,两天的课程安排得很满,收获更满。

乘坐5小时动车到嘉峪关南站,再转乘大巴,2小时后到达铁人干部学院。经过解放门,一转眼车子就拐入学院大门,停在教学楼前。一下车,就看见矗立在教学楼旁的王进喜纪念馆——庄严肃穆,王进喜的巨大画像悬于馆前,帽檐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,手握大钳,威风凛凛。

从小就听过王进喜的名字,可从未深入了解过这位为石油工业鞠躬尽瘁的“铁人”的事迹。纪念馆前的院里,几台钻机模型静静“坐”着,与王进喜纪念馆相对而立,似乎来这里学习的人,就是即将加入“石油大会战”的成员。

课程内容安排了参观“老一井”,我和同事们一起跟着老师来到目的地,这里距学院不是很远,坐大巴车十几分钟即到。“老一井”坐落在石油河岸,石油

河是一个大峡谷,两岸崖面垂直如刀削,赤条条的,像铁人的手臂,坚实有力,年年岁岁经历着风雨侵蚀,却面无惧色。正是这样一片土地,养育了王进喜这个“铁人”,还有一代为石油工业艰苦拼搏的玉门人。

“老一井”是这里的油田打出的第一口井,因山体滑坡,原来的地址已经被黄土掩埋,现在看到的是为纪念“老一井”重新修建的。“老一井”坐落的小广场近旁是老君庙,背靠河岸处,是一块重达十吨的巨石,巨石采于祁连山巅、石油河源,周身遍布油黑斑点,状似油花盛开,故名油花石。我很感慨,因玉得名,因石油而闻名的玉门,就连石头也是这样富有个性,立于雪峰,布满“油花”。站在崖畔,眺望对岸崖底,一排窑洞映入眼帘,黑黝黝的,像瞳孔、又像“油花”。窑洞旁是一处炼油旧址,因连绵大雨发生山洪,这里被冲毁,只剩断壁残垣,那些醒目的痕迹,确是中国石油工业成长的足迹。玉门,也被誉为“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”。

参观中,我一直好奇:那么艰苦的条件,“铁人”和他的工友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?我在王进喜纪念馆里找到了答案。王进喜出生在玉门市赤金堡一个贫寒农民之家,6岁就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,9岁赶着牛车与父亲一起到酒泉出劳役,15岁进玉门油田当童工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正式成为一名石油工人,从此,将自己的青春、激情和生命,尽数献给了祖国石油事业。

王进喜活着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宁肯少活20年,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。”当我听到老师讲他在病床上的故事时,心里很难过,也很不舍,这样一个卓越的人,真让人感到惋惜。还好,“铁人”以另一种方式活着,一如既往地激励着有热血和志向的后人,奋勇前行。

在铁人干部学院,到处都能看到“铁人”王进喜生前说过的话,有挂在墙面上的,写在展板上的,写成书法作品的,印在学习笔记上的,每一句都是“铁人”精神的生动诠释。王进喜虽然文化

水平不高,但是觉悟很高,他能将高深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经验,并进行接地气的总结。“铁人”让理论“活”在了自己的生命中,“活”在石油工业发展的钻井台,“活”在“铁人精神”的传承中,令人震撼、钦佩。

“干,才是马克思主义;不干,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。”作为一名一线调查员,我得干,还必须能干、会干、巧干,将“铁人精神”落在统计调查事业发展中,践行在平凡岗位上,将“铁人”爱国、拼搏、求实、奉献的精神融在自己的日常里。

离开铁人干部学院那天早晨,我和同事相约去了那些“空楼”。走进院内,单元楼像一个个勇士坚定站立,破碎的玻璃窗户,有风从这头吹到那头,风中依稀飘过石油工人昔日的欢笑声,过后又是一片长长的寂静。一处山丘脚旁,几台抽油机还在作业,像一个个抡起来又落下的斧头,上上下下,重复着,犹如“铁人”不倒的身躯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榆中调查队)

晒谷记

■ 舒嘉明

七月流火,稻浪翻金。在农家院场,新脱粒的谷子金灿灿地铺在水泥地面,厚实而均匀,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在上面。眼前的情景,将我拽回了二十年前,那个同样烈日当头的七月的晒谷场。

村庄的小学里,喧闹的课铃和追逐的身影早已被暑假清空,只剩一片空旷的寂静,那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操场,不再承载课间喧腾的重担,迎来了另一项沉甸甸的使命:晒谷子。原本卷成圆筒的深褐色簸垫,像卷轴一样在操场上展开,四角被搬来的石块压住。新打下的谷子,带着田间的露气和禾秆的清香,被大人们一袋袋、一筐筐地倾倒在簸垫上,堆成连绵的小山丘。

推平谷堆,是序幕。我时常会夺过那高出我一倍的翻谷耙,双手紧握光滑温润的木柄,将耙齿置于金黄的谷丘上,学着大人的样子,弓步用力向后拖拽,沉甸甸的阻力传来,谷粒发出“沙沙”的,如同细雨般的声响,顺从地涌动、铺展。起伏的山丘便这样在自己手下变成一片金色平原。

晒了一两个钟头,上面的谷粒已变得干燥,颜色转为淡黄,这时,便要用翻谷耙将下面湿谷翻到上面。我将耙齿插入谷层底部,手腕一拉,被耙齿兜住的厚厚一层谷子,便仿佛被唤醒的沉睡金浪,哗啦啦地翻卷起来。原先覆盖在上层、已经晒得干爽硬朗的谷粒,被翻到了底下;而新的谷粒被掀起,覆盖上来,在灼热的阳光下闪烁着湿润的光泽。用力猛时,谷浪涌得过高,便有几粒调皮的谷子噼啪溅落,蹦到我黝黑的脚背上,带来一点细微的麻痒,我浑不在意,脚掌在谷子上碾过,脚底板清晰地感受到了谷粒饱满的轮廓。木耙起落拉扯,谷子便如浪潮来去,我痴迷于这“造浪”魔法,空旷的晒谷场,成了我的金色海洋,木耙便是我驾驭这片海浪的船桨,搅动着欢乐的波涛。

麻雀们是这片海上狡猾的“海盗”。它们瞅准我沉浸在弄潮的乐趣中,悄悄落下来,尖喙啄在席面上“笃笃”作响。我立刻挥舞着木耙,大声呼喝着冲过去。麻雀惊飞,翅膀扇起的风竟也能带动一小片谷浪微微起伏,细碎的谷壳如金色水雾腾起,在光线下闪闪发亮。赶跑它们,仿佛赢得了一场小小的“战役”。

七月的天,孩儿的脸。刚才还灼人的日头躲了起来,天边不知何时聚起一点可疑的乌云,远处隐约传来沉闷的雷声,大人警觉地抬头,一声令下:“要变天了,快收谷!”游戏的快乐瞬间被争分夺秒的紧张取代。这时一家人都赶忙出动,分别把簸垫四角抬起,瞬间,边缘变得干干净净,而中央则骤然堆起了一座金山。大人们动作毫不停顿,抄起旁边早已备好的簸箕,插入那座金山底部,奋力一铲,满满一堆沉甸甸的、带着阳光余温的谷粒就被端了起来,另外一人则立刻撑开巨大的蛇皮袋,“哗啦”一道金黄的瀑布准确灌入袋中。推的、扫的、抬的、挑的、卷的,大家配合默契,动作快得如同上了发条,奋臂铲谷的“嚓嚓”声、谷粒倾泻入袋的“沙沙”声、急促的喘息声,交织成一首与时间赛跑的“战歌”。装满的袋子被用玻璃丝飞快扎紧,堆到淋不着雨的地方。大家站着屋檐下喘着气,紧张的心还未平息,大颗大颗的雨点就到了……

思绪拉回,我的目光再次落在那片稻谷上,鼻尖似乎又萦绕起那混合了阳光焦香、竹席篾片和谷物清甜的独特气息。当调查表上的数字逐渐汇成丰收的图景,我仿佛又看见那个赤着脚、挥舞着长长木耙的孩子,正在七月的晒谷场上,奋力搅动着属于他的、永不褪色的金色海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金溪调查队)

采茶

过庆东 摄



烈日下的调查

■ 边巴欧珠

夏日的西宁,白天气温30℃以上,太阳如炽热的火球,向大地倾泻着滚烫的能量。空气中热浪翻腾,远处的景物在蒸腾中微微扭曲。

清河村的劳动力调查员小张额头的汗珠不断渗出,顺着脸颊滑落,浸湿了衣领。他挺了挺被汗水黏在后背上的衣衫,加快脚步赶往下一户。

高温持续,劳动力调查的脚步却未曾停歇。小张和督导员穿梭于热浪之中,只为采集真实准确的数据,

为国家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撑。

推开院门,一株浓荫如盖的大树赫然出现,瞬间将灼人的阳光切割得支离破碎。树下清凉如水,小张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。他小心拂去院内沙发上的几片落叶,寒暄几句说明来意后,拿出PAD准备开始调查。

“刘叔,上个月您家被抽中劳动力调查,走前和您说过,这个月还要调查一次,今天我回访来了。您家闺女上次说在找工作,现在找得怎么样了?”他专注地逐项询问调查指标,手指在平板上轻快滑动。

村民老刘坐在一旁,淳朴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:“找上了,找上了!就在村头的圣源地毯厂,那招会计,正好对上丫头的专业,上周刚去上班。”

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小张高兴地说。转头的功夫,只见老刘端着一碗鲜红透亮的草莓,那红色在满目浓绿映衬下格外醒目,像一粒粒饱含情意的红宝石,泛着清凉的光泽。“小张,辛苦了,大热的天,还得挨家挨户地跑,尝尝自家种的草莓,解解渴!”老刘笑容诚挚,将碗放在木桌上。

小张喉头一哽,暖流悄然涌上心头。他郑重接过一颗草莓,酸甜清凉

的汁水瞬间在唇齿间迸开。那甜意仿佛带着柔韧的藤蔓,悄然缠绕住他疲惫的心弦。树影西斜,小张起身告别,出门时再三叮嘱刘叔务必接听回访电话。

回望院落,大树依然静默地投下清凉的绿荫,口中似乎还留存着草莓的微甜,那缕甜意如一丝清泉,悄然流过被烈日烘烤的土地,也缓缓浸润着心田。那一刻,小张感悟到,烈日下的辛苦跋涉不仅收获了调查数据,也触摸到了人心深处一种无声的暖流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)

择一事,终一生

■ 卫吉廷

1986年夏,当一纸派遣证书将我分配到三门峡市统计局,便开启了自己近40载的“数海人生”。从手工台账到云端计算,从青涩新人到银发退休,我抱着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的念头,在数据长河中不断跋涉。从此,算珠声与键盘音交织成岁月乐章,千万组数字化作解

读时代的“密码”。在算盘与铅笔主导的年代,每个数据都需要统计人匠人般的专注。催报

电话练就过目不忘的本领,台账登录养成严谨的作风,寒冬深夜核对报表时,哈气成霜的窗玻璃上,密密麻麻的数字如星斗闪烁;酷暑撰写分析,汗水浸透的稿纸上,民生冷暖在曲线中浮现。当手工汇总升级为统计云计算,我既感慨技术飞跃,更坚信:无论使用的工具如何革新,求真务实的追求永不过时。正是这些“简单重复”,筑起数据质量的基石,让呆板数字化作反映经济社会变迁的史诗。

回望自己的从业生涯,也曾留下

了一串串时代的印记:1989年见证了组建全国首个市级统计委员会,各地同仁纷纷来“取经”;2007年国家调查队成立,“独立调查”在我心里重若千钧;2020年带队开展脱贫攻坚普查,用数据丈量小康进程。犹记初获领导批示的分析报告,让抽象的数字化作决策的依据;指尖初触电脑键盘时,思如泉涌。这些里程碑串联成职业发展的年轮,印证着个人与时代的共生共长。

39载春秋染白青丝,“小卫”变成

了“老卫”,唯一不变的是对数据的敬畏。统计调查教会我的,不仅是专业技能,更是求真守拙的人生态度。当脱贫攻坚普查数据通过国家验收,当经济分析报告助力政策制定,那份“数海摆渡人”的自豪便油然而生。回望来路,虽无惊天壮举,亦无耀眼光环,但千万次平凡坚守中自有一份深沉的价值——从业虽有涯,但求真的精神永远年轻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三门峡调查队)

含苞待放

李琴仙 摄

